



随笔

季节

樟树花开

杨子江

早晨,经历一夜的斜风细雨,车上落满了樟树的花和叶。湿润的空气里弥漫着樟树花的清芬,淡似有形,香雅不腻,令人陶醉,沁人心脾。

樟树是江南常见的树种,也是马鞍山的市树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举家迁居马鞍山时,市区主干道上樟树也刚植下十来年,碗口粗细。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,俨然亭亭如盖,一派周正的气象。无数的鸟儿深藏浓荫,叽叽喳喳地闹个不休。这些鸟儿也奇怪,那么多的香樟树,它们却喜欢群居其中的几处、几棵,每次从那些树下路过,嘈杂间恍然有戏园里听戏的感觉,那几片飘落的樟叶或是飞旋的手巾?

樟树很少生虫,干净,不独花香,叶子折断了,也能散发出浓浓樟油的清芬。加之树冠阔大、树荫浓密,因此,江南很多城市都喜欢种植这种树木,既是物种的选择,也是传统的风俗。元代诗人廖大圭有怀古诗《云榭》,其中五六句形容樟树:“陈王成霸业,故国独斯台。寂莫千年恨,传呼五马来。秋风樟树老,残照石碑颓。旧事今谁说,天晴海色开。”

全诗深含迭代比兴之意,这句颈联更是苍劲苍凉。廖大圭是元末明初的诗人,也是位和尚,洪武年间曾经担任过右善世,是专门管理佛教徒和寺院的六品官。廖大圭历经朝代更迭,心头自有一番兴衰感慨,一辈子留下了两百来首诗。而他这首提到樟树的诗名叫《云榭》,起首首联两句“陈王成霸业,故国独斯台”,很是气势不凡。

中国古代封为“陈王”的人很多,只有南北朝的陈霸先最后建立了霸业,为陈朝的开国皇帝。陈霸先虽然家境贫寒,但是人长得颇有帝王之相,《本纪》说他:“少倜傥有大志,不治生产。既长,读兵书,多武艺,明达果断,为当时所推服。”梁武帝大同六年,宗室新喻侯萧暕任广州刺史,大概受了舆论影响,十分看重并带着陈霸先随任直兵参军。大同九年突发广州兵变,情况十分危急。陈霸先率三千精兵驰援,战场上,陈霸先身登云榭,俯瞰

战场,指挥坚决,从而迅速果断剿灭哗变,解救了被围困的萧映。至此以后,陈霸先平步青云,拜相封侯,擅权朝纲,直至永定元年(557年)冬十月,陈霸先诛杀梁帝萧方智,自己在建康南郊即皇帝位,成为陈朝开国皇帝。

陈霸先和朱元璋都是开国皇帝,两人颇有相似之处,包括出身贫寒,崛起军旅,称帝后依旧生活简朴。只不过廖大圭的《云榭》到底想表达怎样的登高怀古和借古说今的目的,今人还是不得而知,只怕廖大圭自己也不敢说,也说不清,只能一句“天晴海色开”打发了事。

作为江南常见乔木,樟树的实用价值很高,是极好的木料。在江西还有一个小镇就以樟树为名,即清江县的樟树镇。今天的樟树镇虽然名声不彰,放在明朝可是大名鼎鼎,吏部左侍郎熊化就称其为“八省通衢之要冲,赣中工商之闹市”。樟树镇不仅樟树繁多,还是古代著名的药材市场,是与景德镇齐名的江西四大名镇。因为地处要冲,往来必经,因此历代文人迁客留下了不少关于樟树镇的诗文。早一点的如唐代的刘琏写过《发清江》:“暮过樟树镇,晓发清江汭。”宋代的易学大师项安世写过《高台寺》:“我从樟树来,上上八十里。”不过最著名的一首诗还是清代夏敬颜的《王文成纪功石刻》。这是一首叙事诗,主要讲述了王阳明当年以一介孱弱文士之身,关键时刻带兵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功绩。

正德十一年(1516年)八月,朝廷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金都御史,同时巡抚南(安)、赣(州)、汀(州)、漳(州)等地。也正是巡抚地方,王阳明开始了他心学理论的实践。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次理论实践就是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。遥想当年,王阳明“誓师樟树决胜算,攻瑕捣穴先南昌”,那该是何等的气概!这场突发的遭遇战,王阳明把心学理论用到了极致,无论是战前分析,己方动员,还是疑兵布阵,还是直捣南昌的战术坚毅果断,无不表现出王阳明作为一介大儒,携“心学”至理,对草台班子叛军的降维式打击。虽然战后王阳明不无自嘲是“以乌合之众,破强寇十万,实赖天威”,但是这天威来自对“圣人之道”的坚守,来自对心学理论的信赖,也来自王阳明作为入世大儒的心的力量。

镶嵌于夏天深处的风物

钱国宏

荫凉是夏日里最受欢迎的渴求。当骄阳将路面烤得发烫,连空气都扭曲了波纹,那些浓密的树影便成了人间至宝。梧桐肥厚的叶片层层叠叠,筛下细碎的光斑,将暑气严严实实地遮挡起来。老人们搬了长椅来,在树根处寻一处平坦地,便开始了漫长的午睡。他们的鼾声搅扰不到孩子们的兴致,他们蹲在树根凸起处,用树枝掘蚂蚁的巢穴,或者在荫凉里抡起胳膊,大呼小叫地玩一种“扇喇叭”的游戏。

卖冰果的推车总喜欢在午后出现——这时节暑气最旺。铁皮箱子里裹着棉被,掀开来,狭小的出口便腾地冒出一股白气。老婆婆一边重复着从箱口掏冰果的动作,一边用木片娴熟而迅速地刮着箱内的冰碴。红糖色的酸梅汤、糖浆水冻成冰坨,此刻被蜡纸包裹成了夏天里最受欢迎的礼物,随之包裹起来的,还有孩子们舔着嘴唇的渴盼目光。

蝉声是夏日最固执的注脚。似乎没完没了,永无休止。初闻觉得有些聒噪,待听得久了,竟也品出些韵律来。这边高树上一声试探性的“知——”西边高树上便立马回应更悠长的“了——”不消片刻,耳膜便塞满了尖利的声浪。这种声浪似有金属的质地,却比金属更富弹性,能穿透纱窗,钻进大人孩子午睡的梦境。

夏天的雨性子急,来去皆匆匆。天边刚刚堆起一块乌青的云,便有凉风嗖嗖地贴着地皮跑。院中晾衣绳上的衣服鼓胀成帆,呼啦啦地呐喊;而晒蔫的秧苗此

刻遽然精神抖擞,在风中傲然地挺直了身子。第一滴雨砸在尘土里时,激起了一片小小的烟柱,转眼间便有千万条水线密密泻下来,将天地缝成白茫茫的一片。不消多时,雨过天晴,七色光弧挂上远天。孩子们穿着凉鞋嗒嗒地跑在路面积出的水洼里,溅起一串串欢笑。

夏夜的凉席能烙下鼾声的纹路。躺上去,竹篾刚接触到体温,便会散发出一种淡淡的植物清香。老人一边摇着蒲扇守着凉席上的孙辈,一边有一句没一句地讲着古老的故事。夜色弥漫上来,带来了露水,也带来了远处稻田里零星的蛙鸣,一声又一声,不知疲倦地擦亮着月色。荷花是夏天最鲜艳的旗帜。清晨的池塘,荷花们慵懒地舒展着花瓣,宛如美人出浴时的警醒。粉白的花瓣尖上缀着露珠,阳光一照,整朵花都亮了起来。有风掠过,花与叶连连颌首,荷香顿时散成一塘的涟漪。

西瓜是夏日最接地气的消暑佳品。菜刀刚切入翠绿的瓜皮,便听得“咔嚓”一声脆响,裂缝处渗出清甜的汁液。红瓤黑籽的剖面像一幅精心设计的画,透着新鲜与凉爽。井水浸过的西瓜带着地心的凉意,一口咬下去,粉红的汁水会顺着下巴流到衣襟上。夏日里最为繁忙的恐怕是蜻蜓了,它们成群结队在半空中旋舞,惹得孩子们举着蛛网缠就的竹竿东跑西追。人与虫都是异常的欢悦。也有一些青蓝色的蜻蜓不喜欢这种喧闹,它们静静地落在荷塘的菡萏上或是篱笆的尖上,伏下翅膀,挺直身子,悄悄地享受某种快乐或是想些心事。

生活

做饭

刘学升

眼下正是品尝小龙虾的美好时节。上周六,我到菜市买了几斤小龙虾,回到家后,抽去虾线,掐掉虾头,将其洗净,备好葱姜蒜酱等作料,做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麻辣小龙虾。一家三口,围坐餐桌幸福品尝,直至每个人的面前都堆满了虾壳……

我会做饭,平时爱为家人“露一手”。我所说的做饭,也包括做菜,且多是家常菜。我自诩做饭具有基本功,这功底还是30多年前我在部队当兵时打下的。记得我退伍不久,与妻子谈对象,未来的岳母说女儿不怎么会做饭,结婚后怎么生活?我对岳母说不用担心,我在部队就是炊事员,做饭最拿手。岳母立即放心了。

和妻子结婚后,居住在县城,一日三餐几乎我全包。我还经常发挥做包子的特长:和面、拌馅、包好、上笼……待出锅后,妻子总会送一些给左邻右舍品尝,有时几乎送光,自家人反倒不够吃了,但远亲不如近邻,一听到邻居们啧啧称赞,我和妻子感到无比快乐。另外每逢周末,常约三两同好来家小聚,我必亲自下厨操刀动炆。菜肴荤素搭配,一般是两凉、两炒、两烧,外加一瓶白酒、几听啤酒,择机端上汤羹、主食,既吃得尽兴,又避免浪费。待席终人散,留下一桌杯盘狼藉,妻子则主动收拾,洗涮干净。后来,我们工作调动搬迁省城,居住和生活环境发生变化,上述情景遂成美好回忆。

我喜爱做饭,且发自内心,至今没有点过一次外卖,有人半信半疑,然而的确如此。由于工作原因,我经常出差异地,往往携带一多功能小电锅,能炒、能烧、能蒸、能煮,再加上购买食材便利,自己做饭吃,一两道菜肴即可,不仅经济实惠,而且健康省心。有同行者开始并不理解,后见我厨艺丝毫不逊其所点外卖,于是对我“钦佩”有加,但不忘调侃一句:外卖想从你身上赚钱,恐怕登天还难。

著名作家、美食家汪曾祺曾说,做菜要有想象力,爱琢磨。我对此深表认同。家庭里下厨的往往是女人,饭店里掌勺的往往是男人。我曾对此做过分析,根源之一就是男人“好吃”,我就是个明显例子。在外参加饭局,只要见到味美菜肴,我必一边品尝,一边琢磨其所配调料及相关做法。后在家里经过一两两次或数次实践,最终掌握咸淡火候,做出来的菜品与饭店的口味八九不离十,甚至超过饭店也是有的。一天,妻子对我说距家附近新开一饺子店,饺子味道极好。我去品尝之后,回家按其食材做了饺子,妻子尝后连夸我做的饺子比饺子店的好吃,并戏谑我退休后若开一家饺子店,生意肯定兴隆。

我在单位从事宣传工作多年,崇尚文在书房、武在厨房,脑中一直牢记宣传工作需要具备的“四力”,即脚力、眼力、脑力和笔力。对于厨艺,我经过多年体验,亦总结出“四多”,即多吃、多问、多看、多做,正应汪曾祺先生所说,做菜要多实践,学做一样菜总得失败几次,方能得其要领。一次,我和妻子应邀到表弟家小聚,表弟媳做了一份糖醋排骨,我吃出这道菜用的是陈醋,于是建议她以后用香醋试试。我做糖醋排骨的方法是,先将排骨洗净,用刀剁成小块,放入锅中,文火焯水,沥干水后盛出。接着锅中入油,大火爆香葱姜,把排骨倒下去炸,然后滴入黄酒,一同翻炒。待把排骨炒至半熟,加香醋和白糖继续爆炒。再等排骨肉质变成金红,遂添适量热水,大火烧开后,换文火慢熬。直至亮油起锅,装盘晾凉。这样做出的糖醋排骨,看一看,琥珀油亮;闻一闻,沁香滋润;尝一尝,甜酸醇厚。没几天,表弟发微信给我,说用香醋做的糖醋排骨确实比用陈醋做的要好吃得多。

对我来说,生活的意义不在别处,正是在日常活色生香的点点滴滴里。尤其在家下厨做饭,尽情弹奏锅碗瓢盆交响曲,与亲人共享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时光,一杯一盞、一粥一饭,吃得可口、吃得安全。看着家人其乐融融、养好心胃,只生欢喜不生愁,也是我今生最大福分,更加笃信厨房“修炼”会让生活越来越美好。这种既能谋生也能谋爱的温馨方式,我会持续乐而为之。

